

每次听到南京路上观光车的“叮叮当当”声,我就会想起儿时的有轨电车。在我有所记忆时,弄堂口出来的马路,就是一辆8路有轨电车,它是由杨树浦路的东头驶出,经过提篮桥和外滩,再到终点站“东新桥”的。“东新桥”就是位于广东路和湖北路一带,现在的上海地图似乎已不存在“东新桥”这个老地名了。

小时候对有轨电车非常憧憬,虽然它车速有限,但每当它在我眼前驶过,伴随着“叮叮当当”的清脆声响,都会平添一份好感。众所皆知,孩子的期待心是非常驳杂而丰富的,我常常望着它渐去的背影,就会产生无限遐想,因为它驶向的前方,就是上海最为繁华的上海大厦、外白渡桥和外滩,电车的远行,似乎也成了我美好向往的延伸。记得余光中有一篇散文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,说他少年时看到月份牌上有火车奔驰在旷野的图片,十分神往,幻想自己也能坐上车厢内,看着窗外无穷的风景,并顺着铁轨到达无穷的远方。我儿时的家门口没有火车,不过也有类似的铁轨两条,那就是有轨电车的铁轨,同样承载着我一些泛了黄的记忆。

说来也是缘,我的祖父早年就在老上海法商电车公司做过司售员,据说当年的一家五口仅靠祖父一人的收入过活。然余生太晚,自然从未坐过他的车。第一次坐有轨电车的记忆,好像是父亲带我去探望一位远亲,

我们从杨浦区出发,辗转换了三四次公交车,车资每次皆几分钱,当然换乘是毫无优惠的,好在我还在学龄前,由大人携带是不用买票的。记忆中有轨电车时代的座位,都是硬木条的长椅,我小时候非常顽皮,可能也是新鲜,在电车上不断轮换地去每个空座位坐坐,为此少不了父亲的呵斥。后来城市换成了无轨电车和公交汽车,那座位才改成人造革的软座。印象中过去有一种“巨龙”公交车,中间有一个铰接篷,而车厢内铰接篷处,也安置了两排略带弧形的座位,上海人俗称“香蕉座”。而这“香蕉座”是

全车最无奈的座位,只有在别无选择时才去坐它,因为其缺陷有三,第一,此座不是顺着车子行驶方向,面向前而坐,而是两排相向对坐,且座位旁无窗;第二,“香蕉座”恰位于公交车的中部铰接篷处,车子转弯时座位也会随着铰接篷左右扭转,很是不适;第三,过去的公交车非常简陋,“香蕉座”后的铰接处是有空隙的,敞开可直接看到地面,留有一定的安全隐患。如乘客携带的包裹杂物,会有不慎掉入之可能,若是小孩跌落,那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使我想起一则笑话,说有的公交车上会有一句提示,大意是“请小心后排座位上的小孩会生出意外”,有好事者将这一句提示译成英文,可能是英语尚不够娴熟,结果英文的意思变成“请小心后排座位上的意外会生出小孩”。

在最早“叮叮当当”有轨电车的时代,公交车并不是很拥挤的,那时还真如木心所谓“从前慢”的日子,车、马、邮都走得很慢,所以才可以像余光中一样坐在车厢里看无穷的风景,即使等在车站

一日枯坐校龙斋中,不期《巢云楼诗钞》如鹤而至。

未知看官意下如何,巢云楼主人汪涌豪先生操持诗家法度甚严。珠玉在前,可供相与赏析。

王荆公以“从言从寺”解“诗”字,认为寺是法度所在,故诗须讲究技法。作诗者,当由法而入妙,且须通过技法,彰显情性本体。然格律、对仗在古人非难事,诗之难,端在句法,有句法则诗在,无句法则诗遁入他体,与文不别,诗遂亡。严沧浪不云乎?“诗难处在结裹。”何为“结裹”?实实在在的字法句法之安排是也。古之大诗家于此皆有会心处,如杜工部云“佳句法如何”,黄山谷云“得老杜句法”。

巢云楼主人乃以学者而兼诗家,假如作诗法度不严,句法不讲,是为胜之不武,必被评论诸家所轻,以为其诗无根柢,不耐咀嚼。潘大临得句法于东坡,巢云楼主人则得句法于古人。观他作诗,往往由古书及唐宋诗歌资源中锻打而出,苦心经营下字造语,力求不悖古人诗律,句法之学,自是其一家的功夫。

试先言其用字。山谷常言杜诗无一字无来处,他自己身为学人,也实践此道,用字讲究渊源。巢云楼主人作诗,亦继承此一诗家传统,特重词源,经史子集书中语,皆可信手拈来,如灵丹一粒,点化成诗语。

上,也可以看无穷的“野眼”,或许还能“等”来意外的惊喜。台湾作家李敖,生命中最后一位红颜,就是因为一次公交车站上的邂逅。那天,李敖访友后正欲坐公交车归家,在车站上遇上了一位令他非常心仪的美丽女孩,更巧的是那位女孩手里捧读的就是一册《李敖千秋评论》。李敖思想激烈斗争,反复犹豫着要不要上前搭讪……后来他回忆说:“当一位美丽多姿的女孩就在你面前时,而她马上就要上公交车走了。如果你不马上追她,恐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我心里问自己,是面子重要还是女人重要?思考后,我终于决定走上前去,递给她一张名片。”这位女孩,就是后来与李敖相伴到老的王小屯。

当然,这种美丽的邂逅,简直就是人生中的传奇,比六合彩大奖更难,可遇不可求。何况坐公交车所费无几,成本巨低,万不可天存如此幻想!如果人生闲暇,于公交车上不紧不慢,浏览过往人群,看看流动风景,亦不啻为一桩人生快意

如诗集中《读书日示儿》:“俱下十行春水去,驾归二酉崑崙岑。”“俱下十行”,出自萧纲《梁书·简文帝纪》:“读书十行俱下,九流百氏,经目必记。”“二酉”,即大小西山,相传洞中藏书万卷,见《太平御览》卷四九引《荆州记》。

如诗集中《读书日示儿》:“俱下十行春水去,驾归二酉崑崙岑。”“俱下十行”,出自萧纲《梁书·简文帝纪》:“读书十行俱下,九流百氏,经目必记。”“二酉”,即大小西山,相传洞中藏书万卷,见《太平御览》卷四九引《荆州记》。

当代人如何作古诗

王术臻

巢云楼主人更喜化用古之诗家语。如《忆昔二十首其十》:“日白漫夸争海立。”“海立”,出自苏东坡《有美堂暴雨》:“天外黑风吹海立。”又《春恨》:“零欢已自堂堂去。”当本于薛能诗:“青春背我堂堂去。”用古语以申今情,皆能浑化无迹。

总之,古人云“安排一字有神”,巢云楼主人作诗,每下一字,皆经反复考究,力求字字有所本,与古诗形成互文。

再言其句法。句法即一句内部要索行布之法则,亦即句于结构,关乎韵律、节奏、格调。巢云楼诗句式变化多端,姿态横生,是其诗艺最吃紧处,可视为巢云楼诗法之标签。

巢云楼诗善用散文句法。如《忆昔二十首其九》:“每如意处怜残月,偶著香时感病枝。”《三月十三日暮步至野亭》:“似虞褚笔/

多门帖,如范班才/只韵章。”此种句法或受老杜《宿府》“中天月色好/谁看”一句启发。

唐诗之典范,主于意象叠加,其弊在滞涩而气弱,如善用虚字斡旋,则可收气机流转、词调婉转之效。巢云楼主人精于此道,手法变幻多端,其劲折拗峭处,近似山谷“已回青眼追鸿翼,肯使黄尘没马头”等健句。

巢云楼主人善于处理句法与章法之关系,精心经营起句与结句。试举一例以验之。其《又登黄鹤楼》云:“晚怕随春上绮楼,君山念远恨难收。书生放荡千钟酒,倦客飘零万古愁。雁断云暝迷迷路,芜平雨急误归舟。思追一棹谁知我,卷尽重帘付鹭鸥。”全诗以“卷尽重帘付鹭鸥”收束,写出一时情景如画,有悠然不尽之意,此即宋人所谓“断句辄旁入他意”法。此法原创于杜工部,其《缚鸡行》末云:“鸡虫得失无了时,注目寒江倚山阁。”宋人极赏此格,纷纷加以规摹,如黄山谷作《水仙花》诗,云:“坐对真成被花恼,出门一笑大江横。”陈无已云:“李杜齐名吾岂敢,晚风无树不鸣蝉。”巢云楼主人深悟杜诗之妙,故亦能出此警策之句,与黄陈可称同工。

《巢云楼诗钞》一集,清词丽句,络绎奔会,可赏叹者比比皆是,篇幅所限,只能举其荦荦大者如上。



幻境 (中国画) 庄艺岭

幻境 (中国画) 庄艺岭



幻境 (中国画) 庄艺岭



事。据说早年郭沫若在上海某公交车上,见一位旗袍女子风情万种,赏心悦目,不禁看入了迷,以致自己过了站也浑然不觉。后女子到站下车,他想起自己反正闲来无事,索性也下车尾随,顺便还可以继续观赏。不料女子到了老北站买了一张去苏州的火车票,郭老一不做二不休,也买了一张,

假装一路同行。苏州出站后,旗袍女叫了一辆黄包车,施施然地登车而去,望着黄包车的远去背影,郭老二话没说,毫无抱怨,返身又买了一张回程票,当天就回上海了……

东晋名士王徽之有“雪夜访戴”的故事,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。看来古今的文人,都有差不多的豪情。

流行性感冒流行的时候,也不知感染了什么病毒,喉咙干得要裂开,一说话就疼。沪语发音“扁桃腺”很像“半导体”,每到这个季节总要来一次“半导体”发炎,若合并感冒,就更难受。这是我从小

那时候上海人吃的生梨主要就是砀山梨,至今也不知道砀山在哪里。那时候上海的橘子大都是黄岩蜜橘或永春芦柑,有一种点心叫黄桥烧饼。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地理的学问叫“历史地理”,我认识的一位老师在高中时就编过一本《中国历史小辞典》,其中列举同一地方发生过的历代大事件。要是能够编一本各地土特产的辞典也有意思。那个叫“名物”,去过日本小

镇热海,就见到食肆张贴的广告写到“热海名物”。

小时候就知道香梨比起砀山梨高级,所以吃梨首选就是香梨,上海人称“鸭梨”,真的很香,而且皮更

香梨“国光”和软卧

施之昊

香,水分多且甜度足。昨天买了几个鸭梨,为了润喉。可惜味道变了,不香不嫩不甜,几乎有点像台湾的芭乐。我想很多东西曾经见过吃过,时间一长就没了。就水果而言,以前秋冬一直吃的永春芦柑、厦门文旦都销声匿迹了,印象最深的是“国光”苹果。

记得那种叫“国光”的苹果产于

烟台。我奶奶的姐姐、姐夫都是江南人,当时特定的历史原因,使他们到了烟台。她的姐夫毕业于清华大学,是学理工科的,直到晚年他经常来上海,我才知道,他是无锡人,当年因为胜利油田的发现而去山东。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安静,过年的时候一家子人十来个,有说有笑,嘻嘻哈哈,他总是看着报纸一言不发。平时喜欢听评弹,但和他聊了后发现,这种欣赏也是“泛泛而听”,没有“入迷”。有“专业工作”的人,可能会有一些“爱好”,但他们着迷的就是他们的“专业工作”。

由于这个原因,记得小时候产于烟台的国光苹果总是一箱箱地寄来,纸板箱上写着“烟台”“国光”。个不大,绿色,又酸又脆,不知不觉大概到新世纪后就没了。后来有一种进口的嘎啦苹果,味道有点接近。前不久去平湖玺印篆刻博物馆看展览,同去的前辈提到平湖西瓜,我知道这种西瓜像冬瓜的样子,和今天流行的“八四二四”不一样,前辈还说起那时候没有“八四二四”。

古书画展览大都在岁末。要去北京看展,我首选的是软卧。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去北京坐软卧是最高级的,小时候知道有一种叫T14的列车到北京,这是当时最高级的了。后来去北京就首选软卧,四人一间,干净整洁,夕发朝至。上车是在新客站,下车是北京站,都是市中心,交通便捷。

我小时候的牙刷叫“长命牌”,刷毛很长很长,刷头很大很大。牙膏是“上海防酸牙膏”,有一种“留兰香”的味道。后来流行“口香糖”,其中“白箭”就是这个味道,还有“黄箭”和“绿箭”,现在只有“绿箭”了。大概是一九九二九三年,我在少年宫参加了“高露洁”组织的活动,才知道有这个品牌,牙刷头小多了,且呈菱形,广告上说更利于清除牙齿上的细菌。后来就有“欧乐B”品牌的牙刷,刷头更小,记得十块一把。

都说新年新气象,当站到2024年的门槛上时,我发现此言无虚。

去年底,楼组长在楼宇微信群中发出号召:2024年,我们楼宇是不是争创小区“文明楼宇”。居民群众就纷纷议论开了,小区经常有人遛狗,不戴狗罩不牵狗绳不说,有时还随处大小便,这与文明好像相去甚远?小区后门小河水里经常有人钓鱼,也不见有人管,观赏鱼都钓光了,没有鱼,哪来的“文明风光带”?楼宇高空抛物弊病久治不愈,治不胜治,前几天,不知楼上谁扔了烂番茄,砸在二楼一楼的窗户上,恶心至极,如此这般的文明……

说着说着,争创文明楼宇变成了楼宇控诉会,楼组长赶紧站出来弘扬正能量。他说,千说万说,不是管不了,是没有人管。

大家纷纷说对,接着就有人开始怀念前两年小区居委会的主动作为,要求每个楼宇派党员,在西北风中为自己所在的楼宇居民搬菜、送菜上门的事,大家就纷纷说,这事,还得党员挑大梁。

新年,让党员闪亮登场,就成了

楼宇新气象。

我们自居为“芳华楼”的楼宇,一楼挂上了大白板,板上鲜亮地亮出了整个楼宇党员姓名和室号,还贴出了党员本人的彩照,一溜儿,像一支雄壮的军队。旁边,白底红字隶书“有事找党员”,让身为党员的我的妻子顿时腰板挺得笔直,退休后早就“马放南山,刀枪入库”的党徽,也从抽屉里悄悄地拿出来,别在了胸口。

白板上,还有一块显眼处,贴的是“党员家庭十大承诺”,仔细看,其中包括“助动车不入户入梯”“高空不抛物不抛烟头”“楼上晾晒衣物不滴水”……说句心里话,都是应该做到的“生活小节”,但确实有许多家庭不达标,如今,作为党员家庭承诺,而我又

还滴水否。除了以身作则,我还担负起监督全家的责任,经常吃饭时啰唆,“干垃圾湿垃圾分分清,阿拉是党员家庭,选种事体要带头。”

管着管着,“责任区”就超越了家庭的空间,好几次,我都站在阳台上注视着四面八方,仿佛在检阅军队的大将军。有一次,看着看着,竟然看到对边的“阿四头”也在伸头观望,连打招呼,“兄弟,依在干啥?”“阿四头”回答,“看看阿有人乱摆东西。”仔细看看,“阿四头”胸口别着党徽,人家是正牌,我是党员家属。

管着管着,“责任区”就从楼宇跨越到小区范围。以前,晚上散步怕踩到狗屎,现在,戴上眼镜眼睛盯着路面,发现狗屎,就跟踪而去,非要弄个明白。有一次,发现小区道路边有一摊新鲜的狗屎,便展开追踪术,不畏风寒,不惧狗吠,穿过花丛,走过小道,终于在黑漆漆的葡萄架下找到狗与狗主。还未开口,狗主就是一脸不高兴:狗屎又没有拉到依屋

党员新年新亮相

赵竺安